



知食分子

为你读诗

□ 李海燕

诗人不太容易和吃联系在一起。诗人嘴巴的标配功能,除了吟诗,最适合饮酒。诗人如果要吃什么,大概是餐风饮露那一类的吧,像屈原在《离骚》里描述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一旦餐风饮露的诗人开始买米,并将生米煮熟成米饭,一旦瘦得打颤、忧郁得能拧出水来的诗人开始发胖,那人们有理由怀疑,肉体的丰盈挤占了灵魂的容量,悲观一点儿的,差不多就要哀叹诗人之死了。

其实近一二十年真的不是诗人的黄金时代。遥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爱好文学”这个修饰词还金光闪闪没有变成一句笑话,顶着诗人的桂冠,完全可以受人尊敬地在祖国的大地上上行吟。据说,海子可以在饭馆里朗诵一首他的诗而获得尊重,外加一碗面。

后来,金钱击败了文学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成为检验是否成功的最显性的标准,爱好文学、诗人等标签就成了近乎可

笑的存在。梦想被金钱击碎的文学青年们都改行去做了广告,所以现在的广告版比副刊还有诗意呢。看看那些地产广告吧,把汉语里所有的好词搜刮殆尽,传说中诗意的栖居,终于在地产广告里实现了。

另一部分诗人似乎躲进了餐馆。餐饮业先把所有古典视觉元素用绝了,装潢自不必说,至少旗袍这种服饰,多数人重新认识它,都是从餐馆服务员的身上开始的。然后是菜谱,得在唐诗宋词里打多少个滚儿,才能给黑白木耳拌芹菜、发菜炖猪手、炸粉丝蝎子这样的菜提炼出“双耳听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雪山飞狐”之类的花名呢?有个叫二毛的前诗人,在都中开了个名叫“天下盐”的馆子,还在新周刊上写美食专栏。诗人改行的厨子果然不一般,每次看得我口水横流。

较之广告业、餐饮业的热闹,诗坛仿佛一片沉寂,直到最近。贴着“脑瘫农民诗人”标签的余秀华携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横空出世;曾经红透了整个中国的争议诗人汪国真仓促离世。两件事情

叠加,诗坛似乎又热闹起来了。有人说这是诗歌的重生。其实诗歌何尝死过?

关于诗歌的功效,比较有力量的句是布罗茨基说的:“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更难战胜。”而关于诗歌与饥饿的关系,马利坦也论证得极为充分了:“诗是精神食粮,但它却不能充饥。相反,它只能使人更加饥渴。而这正是它的崇高之处。”

只会使人更加饥渴的诗歌,在金钱至上,到处都是饱得不知所措的人群的社会中,自有其容身之处。比如在互联网世界里,谁也不会想到,两款名为“读首诗再睡觉”和“为你读诗”的APP客户端赢得了众多拥趸,那些潜伏在各个角落的诗的基因,在大数据面前浮出水面。

两个客户端都躺在我的手机里有一段了,早在本次诗坛再热闹起来之前,而我,只是他们数十万上百万用户中的一个。每天晚上,熟悉或不熟悉的诗,经由声线各异的人重新演绎出来,在睡前的黑暗里,隔绝出一个纯粹的空间,是耳与

心的盛宴。

诗歌的式微,也并不仅现于我们的国度,更早些时候,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里写过这样的桥段:深夜,在屠宰场附近,作者被一把妖芒闪闪的芬兰刀逼住,既不劫财也不劫色,持刀者只是掏出一张纸来给他朗读了一首咏希强内农村美丽风光的小诗,读完之后持刀人向他道歉,说眼下再找不出别的办法让别人听听他的诗了。

多么孤独绝望的诗人。其实我们相信他只是那一会儿运气不够好,或者他的诗实在太坏。我们相信,诗的基因和种子始终潜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随时随地等待着显现发芽。就如我们相信,在物质生活之外同样存在一种文艺的生活,它温和优雅,理性纯粹,漂亮迷人。它是对审美的斤斤计较,是对高尚生活的审慎追求。我们相信,一个公开承认自身精神追求品质、推崇文艺且不受指点的氛围始终存在。毕竟,世间有许多东西,它们因美学价值而非实用价值而存在。



坊间纪事

错字老娘

□ 吴文峰

母亲今年85岁。从70岁开始,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随我住在城里,帮我照看孩子。经常把农村那些老掉牙的“瞎话”、歌谣,说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唱。

母亲小时候,仅跟着其民国初期上过几天女子小学的我娘娘认了几个小时,比如人口手、上中下,大小多少来去等,后来背过《劝学方》《名贤集》甚至《木兰辞》等,会好多歌谣谚语。母亲聪慧,按父亲的说法,要是从小上学,早就成了大学教授了。我小时候,正值“文革”后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成天打打闹闹,虚度光阴。一个寒夜,母亲坐在炕头,一边摇着纺车,一边给我们讲她祖先颜回的故事:说颜家穷,颜回小时候放了学,先去要饭,吃饱了,又去上学。“和我教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起,成为女儿从小背诵的古诗句之一。”“外财?啥是外财?!”等到女儿上学,一次回家问起,母亲竟抢着回答,“外财,就是歪财,不是正道来的财富,不能要,就偷!”我扑哧一笑,无言以对。

有一年,我从网上买了一本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近80岁的母亲戴着老花镜,愣是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读了一遍,对地主被枪毙后变驴、变牛、变猪、变猴的故事深信不疑,常讲给我们听,还说怎么光变这些四条腿的,变个鸟,怕怕变个鸡也好,可以飞起来,跑了。里面,有一对龙凤胎名金龙、宝凤,母亲说,她就是这个凤,凤凰的“凤”,原来里面是个鸟字。突然想起,早年在生产队,一次会计把她工证上的名字写成了刮风的“风”,她不愿意,会计用钢笔当众补上了一横,才算完事。她解释说“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不能“大风吹倒梧桐树”……

母亲看书看累了,就去看电视。记得当时有一部电视剧叫《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一次,快看到最后,母亲指着电视说,这人的名字咋这么怪啊,咋还叫“白烧鸡”啊!我们凑过去一看,原来是“白晓鸥”,立时笑喷。山东秀才念半边,现在想想,真不知道,她老人家是怎样把《生死疲劳》看下来的。

年前,老母亲不慎右腿受伤,做了手术,现在正在老家疗养。我春节给她带回去的几本小说,不知道看完了没有?这个母亲节,该给她送本字典回去,我突然想到!



读史札记

秀才遇到偷

□ 董改正

秀才一般作为迂阔的形象遭人笑话,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那么秀才遇到偷呢?

先说一个笨秀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老师,毛泽东和蒋中正都钦佩的人物。一夜读书,一篇文章反复诵读,还是记不住。但他锲而不舍,屡败屡战,这可急坏了埋伏在他家的小偷。眼看无望,小偷大怒,跳出来道:“这种智商还读什么书?”然后将那篇文章完整背诵一遍,扬长而去。曾先生大为惭愧。真是可惜好智商,若是走正途,历史可能改写。

再说一个迂秀才。苏州人,叫沈文卿。夜读至忘我之境,魂归时刻,忽然见到小偷进门,乃拱手作揖道:“承蒙光临,无奈家贫无以为继,然人岂可因贫废学乎?送君一诗可矣!”口占一绝诗:“风举月黑夜迢迢,辜负劳心此一遭。只有破书三五册,你来读去教儿曹。”小偷听了,心想:“别,再学你我成这样了。”连忙撤退。

再说一个笨且穷的秀才。这回是杭州秀才,穷到只有几粒米,只好熬粥,低头吹稀饭,稀饭悠悠悠。看到此处,秀才诗情勃发如王字安,张口吟道:“数粒熬成粥一碗,鼻风吹起浪悠悠。”卡住了,他急得捧着匾

跑来踱去,寻章觅句,在他家潜伏已久的偷实在忍不住,续道:“分明一派西湖景,只欠渔翁一钓钩。”秀才一听连说:“好句啊好句!”忙请此君入座赐粥,小偷敬谢不敏。

若是小偷遇到有爱心的秀才呢?一夜微雨,郑板桥高卧,忽听房门响动,一溜闪人,板桥乐了,吟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们。”小偷正忙活,一听:坏了,被发现了。转身欲走,又听吟道:“腹内诗书千万卷,床头金银无半分。”小偷心道:“怪道找不到东西呢,原来是穷秀才,嗨气!”转身出门,身后传来嗒嗒嗒:“出门休惹黄尾犬。”小偷心想,只有跳墙了。他弯背撅臀,双手趴墙,正待翻越,房内传来请求:“越墙莫损兰花盆。”墙上果然放着一盆兰花。他避开兰花盆纵身跃上墙头。刚要跳下,屋内高声吟道:“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亮赶豪门。”小偷一听感动了,心想:“好人啊!”

外国秀才遇到小偷吧?巴尔扎克穷困日,无知小偷夜入门,把他翻醒了,知道是小偷,却不生气,静听动静,等他累得气喘吁吁时,巴老友好劝道:“别找了,亲爱的。我在白天那里不可能找到一分钱,何况晚上呢?”小偷听了挺感动,耸耸肩道声“再会”,走了。两人都没赋诗,风雅全无,逊我中华远矣。



心灵小品

从前慢

□ 朱敏

这名字真好听,来自木心的一首诗。他在诗中写道: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晨上火车站/小街幽暗无人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这几句诗,简单,干净,却又韵味悠长。他还说:“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是啊,以前真慢。没有QQ,没有微信,想念了,只能写信,坐在灯下,一行一行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完了,把名字轻轻落在洁白的信纸上,旁边画一个笑脸,小心翼翼封在信封里,投进信箱,开始遥遥无期的等待。等待的每一天都是甜蜜,下课了,在学校门房的窗台前晃晃晃来去,只等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信封夹在窗格里。

喜欢一个人,只能远远地看着,目光是唯一可以抵达对方的情愫。夕阳西下的黄昏,趴在四楼教室的栏杆上,看着白衬衣蓝裤子的他从车棚里把自行车推出来,一跨腿上去,晃悠悠骑出校园,拐弯处,假装

不经意地回头,目光和目光碰撞,在熬暖的午后交织成不言而喻的情愫。我们说一句话都要很久,学期结束,临近放假,在校园邂逅,擦肩而过的時候,轻唤一声:“哎!”两人伫立,互视,淡淡地笑着,心照不宣。

每一天的阴晴圆缺,每一日的风霜雨雪,都掺杂着十足的爱情与生活的气味,浓郁、芳香,甚至当你手捧一杯热咖啡从冰雪地意的校园走过,无意中触碰到一技松树上的雪,你们都会暗暗思付:是不是他,想你了,声声慢,步步慢,字字慢,那时候,总感觉一辈子很长,足够我们在暗暗的喜欢里,慢慢地走完一生。

妈妈说,煲汤要慢慢的,爸爸说,种树要慢慢的,爷爷说,活着要慢慢的,我想说,爱也要慢慢的。慢慢的,汤能煮出滋味,树能深深地扎下根,人能活得悠然自得,爱能守得天长地久。别急着开始,着急的开始就是着急的结束,别急着离开,着急地离开就会着急地失去。选了一条路,就慢慢地走下去,风雨无阻,才能收获整个春天。爱了一个人,就慢慢地爱下去,不离不弃,才能爱得隽永,共守白头。

Too Young

□ 郭金蔚

新春伊始,法国,戴高乐机场。一位收银员看着她眼中听不懂法语英语也蹩脚的“stupid girl”慌张地返回候机厅拿她的机票来结账,嗤之以鼻。而另一个前来结账的金发碧眼女人看着那姑娘狼狼的背影,忖思片刻,轻笑着施舍给她一块免罪金牌:She's too young.(她太年轻)

那姑娘就是15岁的我。而那句“too young”像烧红的烙铁在我的脸上留下泛着油光的滚烫印记。像被狼抽了一鞭,我连滚带爬地逃离了那个令我窘迫的境地,抱着我的“免罪金牌”大口喘息。

年轻的我们,正如这个“轻”字一样轻飘飘的,捉摸不定,成为一些年长的人们叹息的落脚点:幼稚,自以为是,不服管教,桀骜不驯,心中早早地燃起荒唐天真却是他们已不能触及的光与热。年轻似乎是我们身上的一大败笔,也是一块挡箭牌:他们还太小,不懂。正如那个收银员眼中的“shy stupid young girl”,我以没见过世面的第一次出国游玩英语蹩脚法语不通的难堪形象让她气结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的不只是她。从数学立体几何的错杂网络上爬出,挡住了按“突突”张痛的太阳穴,我同样看到她从忙乱得窒息的晚自习里走出来的疲惫形象进入我的眼中倒影进她的瞳孔。相陪一笑,推门走进湿凉冷腻的夏夜。对于未来,喝着碳酸饮料的我们也会像灌了两斤二锅头那样红了脸,湿了眼。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所说: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气馁,一种不可忍受的孤独感,对于一种朦胧的不幸的永久恐惧,对自己力量的完全不信任。我问她:“你要出国吗?”

她说:“也许吧。以我的水平未必有像样的大学上。”

“你决定了吗?”

“也许吧,其实出去的话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教老外汉语?哈哈……”

“你会回来吗?”

“也许吧……”

对话就此中断,源自未知恐惧的孤独感,却一再膨胀,最终只能以一场闷雨的姿态降下来。

春天里面粉头黄面小麻雀是不很怕人的,它会站在一尺外的围墙上,歪着头打量你,即使你走近也不会立刻飞走,作风与那些灰头土脸的老麻雀完全相反。正如这个年龄的我们,抛开那时隐时现的孤独感,骨子里的倔强架空出一种莫名强大的勇气,充满莽撞与欠考虑,一种无畏

的“推翻思想”。即使表面温驯且人畜无害,心里总会有一些具有破坏性的与规章、制度、程序、条框、伦理格格不入的念头。小一点的时候这被叫做“顽皮”,而现在就叫做叛逆了,据说是未成年的我们青春特有的一种心理。叛逆是因为我们的天性是趋向自由的。不想处处按照排好的路走,不想按排定的剧本演。人生如戏,但这戏是要靠临场发挥的,至于怎么发挥,看心情了。这样的自由反叛精神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尤其在年轻的我们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与所谓的“成熟”的到来,经由社会环境的捶打,它会消失殆尽。像我们泛着油光的粉面,风吹日晒,历经沧桑后也就变得灰头土脸了。总归我们还年轻,摸摸脸上的烙印仍未褪去,耳畔是长辈们的叹息:就是太年轻了,心浮气躁的。于是心安理得地趁着这股劲或赶考或修练或折腾天地去了。

还有一种年轻的躁动,俗称“春心荡漾”。它常常神出鬼没,尤其多见于花粉过敏者最讨厌的季节,它所到之处均有粉红色心形泡泡和漫天玫瑰花瓣的出现,还有像电影情节一样的洗发水广告似的发丝慢动作“啾啾”飞扬,心头小鹿被泼爆米花般“嘭嘭”乱撞,四眸对视放电发出煎牛排一样的“滋滋”响声什么的。它喜欢在言情小说里飞来飞去,在偶像剧荧屏上指手画脚。一方面它的行动很高调,另一方面它隐蔽地在人们心里活动着,有的时候它会遭到像对待小强一样的追打,所以它的高调多半是在地下活动的基础上的。它诞生于“春”字,最后也许会演化成更加强烈的夏雨般热烈的情感,也许会随着秋日的落叶融化在泥土里,也许被埋在冬雪里长眠。谁知道呢。或或许是同样源自年轻躁动的理想胜出,那些梦幻的影像就变得朦胧,最后浅浅地在心里留下几道不痛不痒的黄痕。

我们无可奈何地抚摸着头上“年轻”的标签,狼狽,彷徨,矛盾,躁动,孤独。古人有“三十而立”之说,蒋方舟曾在二十一岁的年纪写下“二十而蹲,将立未立”的句子。我们,十五六七的年纪,颤巍巍地踮起脚尖,用不那么强壮的双腿勉强支撑,恐惧又向往地歪头打量这个我们将领略沉浮的世界,像只麻雀,用稚嫩的嗓音或不屑或窃喜或惋惜地说:We are too young.

TEXT 纸上博客



时尚辞典

已读不回

□ 春晓

“已读不回”,是很多人第一大恐惧,死亡还是第二。

“已读不回”是指用手机通讯软件传短信给别人时,明明看到信息上标示着“已读”,却迟迟没收到对方的回复。发信人会冒出各种念头:“他是不是讨厌我?”“他是不是在劈腿?”“我手机是不是坏了?”

手机很少会坏。如果你被“已读不回”,代表对方真的没回你。这是我,自我欺骗很多多次后,得到的结论。

怎样让对方愿意回呢?说一个通信软件的案例。

我们最常用的通信软件是“微信”,有6亿个用户。有个功能是“声音短信”,是指信息不是用打字的,而是用说的。你把手机拿在嘴巴前,说一段话,传给别人。对方也这样回传。

“微信”想做公益,于是想:我有6亿用户,常拿着手机留声音的信息,我可以做什么?

看到国内有1260万盲人缺乏有声书可读,“微信”发起了“捐献声音”用户扫描QR Code,可看到一本书的一段文字。然后用录“声音短信”的功能念那段文字,费时不超过1分钟。念完后传给“微信”,“微信”把无数用户念的一段一段整合起来,就变成一本一本的有声书。

这活动提供了三个打败“已读不回”的技巧。这些技巧,也适用于公益,或是商业的营销。

与其靠英雄,不如靠群众。一个人,不管再怎么有心,能录几本书?而6亿人,

国真的诗,不论汪国真的时代,他们在汪国真的姓氏说到汪汪叫的声音,从汪汪叫的声音,说到小狗,从小狗说道狗屎,最后,大众被模糊涂了,把诗歌和时代都给忘了,只看到一坨狗屎。这坨狗屎叫做“文化批评”。

再比如说,尼泊尔发生地震了,他们这些所谓的“文化批评”又来了:他们不说灾难,不说救援,他们说眩晕,说地震之后人的眩晕,说眩晕之后人的呕吐,说呕吐之后的一堆呕吐物。最后,大众被绕晕了,忘了地震,忘了尼泊尔,忘了灾民,只记得一堆呕吐物。这堆呕吐物叫做“文化批评”。

我这是打个比方,看官稍加联想,或者翻一翻网页,看一眼微信,就能找到这么一堆堆的玩意儿,他们叫做“文化批评”,实际上是一堆文化垃圾。严重污染了我们的信息空间,也干扰了我们对此刻世界和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正常判断。这些闲人,叫做“文化批评家”的闲人,就是这么打发他们闲散的时光的。

我对这种玩意儿的通常做法就是:看都懒得看一眼。眼不见为净,少一些污染源,生活会稍微干净一点儿。

那么正常的“洞见”该是怎样的?

第一个,它应该是聪明明白对事对人,而不是大而化之放空炮,绕来绕去不靠谱。我们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无数的事件,大众需要知道更多的真相,也需要

基于真相做出判断,你提供真相,或者针对事实作出评判,才能给大众提供清晰的参照。这叫“鲜活”。不管你是什么批评,首先必须是鲜活的。

第二个,它应该是超越一般大众的知识和认识,给大众提供更多的对于时事事件的常识判断,对还是不对,是还是不是,很清晰的判断,有质地地见解。你说的对与错可以讨论,但你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叫“有质地”,无论你要议论什么,总得态度鲜明,让人知道你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角度,有着怎样的判断,做不到这一点,你何称“批评”?

第三个,它必须要说人话。说人话难吗?对于某些“文化批评家”来说,似乎很难。你的话带着呼吸和温度,有着真诚的情感和明晰的判断,绕来绕去玩弄一些小聪明的文字游戏,不能证明你的“高见”,出水才看两腿泥,你总得拿出点儿干货来。干货,就是人话,是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具备的态度和认识。连这个做不到,你敢说“文化批评”?

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大言炎炎,高深莫测地扯淡,直到听众人糊涂为止。这样的文化垃圾,充斥网络和手机,经常让人糊里糊涂,这些所谓的“文化批评”,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视野中清扫出去。一句话,你可以不说,但不许放屁。

强词有理

□ 丁小村

见过闲人,没见过这么闲的人。这类人,从来不研究现象,不体验常人的感情,不对准事实,而是用一肚子的“公知”,来对付世间发生的一切事件。网络上这类人大号“文化学者”或者“文化批评家”。

是不是“学者”或“家”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通常一副貌似高大上的样子,让人觉得敬畏而且惊悚。他们嘴里吐出的词语,是不沾丝毫人间灰尘和人身汗味儿的,老百姓有句难听的话描述他们:吃的是粮食,拉的是人粪,但不会说人话。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芜杂的时代,每天通过有线和无线网络,无数的信息奔涌而至,占据着我们的视野和头脑。一般草民百姓的脑壳,就像一个空空的垃圾桶,转瞬之间就被这些有用无用的信息给占据了。事到如今,所有人都知道信息太多等于无用,最有用的不是传播信息,而是筛选信息。

我们依赖谁来筛选信息?一种是媒体,媒体有自己的工作职责和职业道德,他们的筛选,过滤掉许多芜杂无用的垃圾信息,经过精选之后,传播给大众。一种是所谓的公知,他们依赖自己的常识和基于丰富的公共知识来评判,来帮助大众对事件信息进行筛选。

某种“文化批评”

一种当然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常识和见识,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情感偏好,我们自己做最后一次筛选。

这些我们依赖的筛选渠道,无论哪一条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我们对信息世界的无所适从,乃至判断出现偏差,甚至扰乱我们的正常思想,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比如说吧,如果媒体无能,对信息进行错误传递或者有意偏颇,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必然是偏颇的。

如果所谓的“公知”无能,对大众实施误导,也会造成我们认识的偏差,直接影响大众的判断。

当然,如果我们自己偏执,或者封闭,我们也会拒绝正常或者真实的信息,大众被愚弄,经常是遭到洗脑之后,不愿意接受与自己情感或者认识相左的东西,这种闭关自守,有时候是一种固执,有时候则变成了自我愚弄。

就在这个时候,生出来一种特殊的人,他们自称“文化批评家”。

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个洞,洞里有个人,坐在电脑前,打字,打什么呢?他们说是“文化批评”。

那么他们说什么呢?什么热说什么。怎么说呢?乱说。

他们怎么乱说的?举个例子吧,今天有个叫汪国真的诗人去世了,他们不说汪